

从认知角度看《论语》中的隐喻

——考察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

王银娜

(宁波大学 外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 通过对《论语》中概念隐喻的分析, 考察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论语》中主要有四大概念隐喻, 所体现的孔子的思想既有其先进性, 又有其局限性。这些概念隐喻已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与哲学之中。

关键词: 概念隐喻; 孔子; 仁; 儒学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9)05-0059-05

一、引言

本文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对《论语》中的隐喻进行研究。

传统的客观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通过概念和指称关系反映客观世界, 认为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是由大脑中的概念相连接, 而概念的作用只是一种连接纽带, 没有强调人的认知对概念形成的作用。认知语言观, 或曰非客观主义语言观, 虽然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 但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 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世界, 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 其模式是: 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语言符号。

非客观主义语言观, 也被称为经验现实主义 (experiential realism), 提出 (1) 基本层次概念和意象图式是两类最重要的“概念之先的结构” (pre-conceptual structures), 它们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其意义来自其在身体经验中的地位; (2) 基本层次结构和意象图式结构通过隐喻投射和换喻投射使抽象概念获得具体的结构。^{[1] (267-268)}

隐喻由始源域和目标域组成, 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 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由于在不同文化中经验域不尽一致, 隐喻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相关,^{[2] (6)} 如在美国文化中有概念隐喻“社会是大熔炉 (THE SOCIETY IS A MELTING POT)”, 而在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中相对应的则是“社会是和谐的家庭 (THE SOCIETY IS A HARMONIOUS SOCIETY)”。束定芳与汤本庆认为每个文化中都有有一些关键词往往是隐喻, 它们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 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下面的该文化整个概念系统。^[3] 如中国文化中的“道”、“天子”、“中央”等等。

本文将通过挖掘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概念隐喻来考察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选择《论语》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 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的教义主要体现在《论语》中, 对中国文化和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论语》被广泛诵读, 其普及程度不逊于西方的《圣经》。其次, 《论语》辑录的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话, 对话中充满了比喻性的语言。Lakoff 与 Johnson 认为日常的对话是“朴实平常的语言 (normal literal language)”,^{[4] (23)} 正是在朴实平常的语言中潜藏着概念隐喻。

收稿日期: 2007-09-14

作者简介: 王银娜 (1973-), 女, 浙江宁波人,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最后,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概念隐喻现在正当其时。束定芳认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国修辞学界对隐喻的讨论仍停留在相近辞格的对比以及对具体的作品语言进行修辞层次的分析;90 年代以后才开始刊登介绍国外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重要论著和文章。^{[5] (8)}国内迄今鲜有从认知角度研究传统文化经典中的隐喻并探讨传统文化的文章。

二、概念隐喻

Lakoff 与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根据始源域的不同,将概念隐喻分为三大类: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和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4] (7-32)}

方位隐喻以空间方位为始源域来构造目标域,即用上下、内外、前后、深浅、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外一种概念系统。例如,根据 HAPPY IS UP(高兴是上)、SAD IS DOWN(悲伤是下)这一对隐喻概念,英语中可以说 I'm feeling up today(今天我感到很开心)、He's really low these days(他这几天情绪低落)。

实体隐喻帮助我们将抽象的事件、活动、情感等视为有形的实体和物质。以“通货膨胀”为例,我们将物价上涨的经验处理为实体,形成 INFLATION IS AN ENTITY(通货膨胀是实体)的实体隐喻。如:Inflation is backing us into a corner.(通货膨胀把我们逼入困境)

此类隐喻可以承担指称、量化、确认、目标设定等一系列功能。^{[4] (25-27)}

结构隐喻就是通过一个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模糊、界定含混、或完全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例如,在隐喻 THE MIND IS A MACHINE 中,作为始源域的概念 MACHINE 有清晰的结构与界定,通过隐喻投射这些都被移植到了目标域上,于是作为目标域的 MIND 也获得了清晰的结构与界定,我们认为 MIND 像 MACHINE 一样有工作和休息的状态,有不同的效率等。

三、《论语》中的概念隐喻以及相关的孔子思想

通过观察、收集和研究《论语》中的隐喻表达,更通过深入理解书中的思想内容,我们挖掘出三类概念隐喻,其中“一个理想社会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和“学道是行路”属于结构隐喻,“上/下隐喻”属于方位隐喻,“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则属于实体隐喻。下面我们分别阐述。

(一) 一个理想社会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入世精神,力图通过社会实践和政治参与,“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6] (53)}孔子曾经被讥讽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但他坚持自己的选择,不断地带领学生游说于诸侯,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感叹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设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这是孔子、孟子和无数后来的儒家所作出的神圣选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这一结论:

首先,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他说他的志向是构建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国家;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有序和谐的社会。显然孔子的构想正是一幅和谐社会的画面。后来在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中,孟子的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生动的展示了和谐社会的蓝图。

其次,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和通过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宗族。“早在夏朝宗族制度就被建立起来了”。^{[7] (23)}杜维明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是家庭、宗族,各种不同的乡里社群,它都是与原来的宗法社会有关的。^{[6] (381)}所以,我们不妨可以将这种宗法社会看作一个大家庭。孔子阐明孝悌为仁之本,认为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人不会犯上作乱(《论语·学而》),可见他认为和谐的家庭可以造就和谐的社会,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综上所述,虽然儒家重视社会等级和封建秩序,在《论语》和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存在着概念隐喻“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直到现在,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存在着这一隐喻,甚至体现在一些歌词中:

- (1) 我们的大中国啊,好大的一个家。
- (2)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目前,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表达了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反映了十几亿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这验证了概念隐喻“一个理想社会是一个和谐的家庭”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和哲学之中。当然,我们的和谐社会与古代孔子心目中的和谐社会有所不同。

(二) 学道是行路

《论语》中的基本隐喻就是“道”,它最初的意义是道路,后来成为一个隐喻概念,涵盖了包括人和宇宙的真理。在《论语》中,学道,即自我道德的完善被比作行路:

- (1)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
- (2)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从以上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概念隐喻“学道是行路”。这一概念隐喻广泛存在于古代和现代汉语中,如:

-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4)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孔子的“道”从实质上来看是仁义之道。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和恕一起构成了“仁”的核心;“仁”是一个君子一刻也不能忽视的最高道德品质。孔子曾说“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还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作为最重要的概念在《论语》中共被提到109次。后来,儒家的继承者孟子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仁”的积极意义之一是使得中国人在追求仁义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幸福,而不需要求助于宗教在想象的天国中得到安慰,这也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没有一种宗教能完全统治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因。

其次,孔子的“仁”在政治理想上体现为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他强调仁政,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总星共之”(《论语·为政》),他要求统治者用美德来教化民众,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些脍炙人口的隐喻流传至今。

除了上述积极意义之外,“仁”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显然的。儒教强调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这种学习强调改造自己的内心,不注重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征服。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8] (41)}孔子对生产知识是很轻视的,如他的学生樊迟曾经向他请教怎样种植庄稼和蔬菜,他却拒绝回答。由于儒教长期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正是到了近代中国在工业和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

(三) 上/下隐喻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方位隐喻,即以方位域为始源域,将方位域的意象图式结构映射到非方位的抽象域上的概念隐喻。在许多语言中常见的方位隐喻是上下隐喻,我们在《论语》中发现的情况正是这样,根据目标域的不同,这些上下隐喻可分为两类:

- A. 地位较重要是上/地位较次要下
- B. 较理想的状态是上/较不理想的状态是下

首先,隐喻概念“上”和“下”映射到目标域地位上,被用来表示较重要的地位和较次要的地位,有时它们往往直接指地位较高或较低的人。典型的例句有:

(1)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2) 居上不宽, 为礼不敬。(《论语·八佾》)

(3) 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

在例句(2)中,“上”隐喻较重要的地位,而在(1)中,“上”直接指地位较高的统治者,即地位较高的人。在(3)中,“下”隐喻较次要的地位。在现代汉语中“上”“下”隐喻地位高低的用法更是比比皆是,如上流社会、下层民众、上级、下级等等。

另一方面,“上”“下”也映射到目标域状态上,表示较理想或较不理想的状态,如:

(4) 生而知之者,上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5)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在上述三则对话中,“上”皆指较理想的状态,而“下”皆指较不理想的状态。在现代汉语中不乏这样的词汇,如上品、下品、上德、下贱等等。

接下来我们探讨“上/下”隐喻背后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

我们在前面阐述过孔子心目中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有着明确的社会等级和封建秩序的社会。他重视和强调封建秩序,因此他用“上”来指统治者,用“下”来指普通民众。在《论语》中,孔子提倡“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他的弟子子路说:“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论语·微子》)显然,孔子及其学生们都赞成维护封建秩序。

另一方面,从客观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是建立在宗族体系之上的,诸侯或皇帝通过他们手下的官员和宗族家长来维持统治。

所以,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在儒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中,上下尊卑的观念一直被重视和强调。这与西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截然不同。与这种信仰相联系,“在公元十世纪前后,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6](380)}到十七十八世纪时欧洲出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再后来在19世纪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个人主义,其基本的原则是对自我尊严的重视和优待,强调个人的健全发展,最终成长和发展出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

与此相反,保守、闭塞的封建社会以及对社会等级的维护阻碍了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圣王”,即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由贤明的君主来管理人民,从而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但现实中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儒教变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所以,儒教后来被唾骂为封建遗毒,是有缘由的。

综上所述,孔子及儒家思想对上下尊卑的重视和维护阻碍了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其历史局限性。

(四) 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

我们在前面谈过实体隐喻,即将抽象的和模糊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有形的实体。拟人是一种特殊的实体隐喻,它赋予非人的事物或概念以人的特点和品质。在《论语》中,抽象的概念如“仁”、“德”、“天”等被看作实体,然后对其进行指称、量化、确认和评论。这一概念隐喻可以归纳为“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例句如下:

(1)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 天生德于予,桓桓其如何予!(《论语·述而》)

(3)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4)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仁”无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而在(1)中,“仁”不但被看作实体,而且被拟人化了。在(2)中,“德”获得了实体的地位。在(2)、(3)、(4)中,“天”这一概念被拟人化了,天能够把

圣德赋予人,天不能被欺骗,天以孔子作为传播仁政的喉舌,等等。“这里的天完全是一个有意志的天,一个主宰之天”,^{[81] [122]}我们看到的是孔子对天的敬畏,他秉承天的意志传播仁义之道。

但是,在另一方面孔子也强调人的主观和积极的精神,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即实行仁德要靠自己的努力。

四、结语

本文尝试从《论语》中的概念隐喻的角度来挖掘儒家思想。通过分析,在《论语》中存在四个概念隐喻,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学道是行路、上下方位隐喻、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这些概念隐喻所体现的孔子的思想是:理想社会乃一和谐的家庭,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及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道德上的完善如行路永无止境,他关注人类道德的健康和精神的满足,他的学说中充满了浓厚的人文主义;他重视社会等级和秩序;他敬畏天但同时又提倡人的主动和自强精神。这些概念隐喻已深深地置根于我们的文化与哲学之中。

另一方面,孔子思想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只强调内心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轻视生产劳动及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和认识,是中国在近代以前未能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原因。第二,儒家对上下尊卑秩序的强调和维护阻碍了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儒教变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2] Barcelona, 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M].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3] 束定芳, 汤本庆. 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J]. 外语研究, 2002(2) 1-6.
- [4]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5]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6] 杜维明.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 [7] 肖捷父, 李锦全. 中国哲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8] 冯友兰. 三松堂学术文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Metaphors in *The Analects*

WANG Yin-na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Analects* and investigates Confucius' ideology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The paper cites plenty of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at there are four categorie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Analects*, which reflect both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Confucius' ideology. These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deeply rooted in our culture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Confucius; *Ren*; 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李亮伟)